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十二回 獲宋雷石林奮勇 解民恨惡霸碎屍

為人生在世，皆被名利所牽。 也有苦來也有甜，也不榮華患難。  
郭秀廣西私訪，受了多少顛險。  
拿獲土豪亂國奸，萬民心中感念。

話表貢生王成聞總督大人堂諭：「告狀的眾黎民，暫且回家，明日聽審。」眾百姓皆已散去，自己心中踟躕，暗想：「我若回家，又恐黃家狗子知我告他，定差惡奴拿我，必死無活。

我且不可回家，等到明日總督大人升堂看是如何？」正在思想，忽見一人從署內走出，高聲叫道：「大人傳貢生王成後堂問話。」

王成聞言，近前說：「我是王成。」劉升說：「隨我來。」走過大堂、二堂，走進書房，跪倒說：「貢生王成給大人叩頭。」郭公吩咐：「你起來落座。我有話相問。」王成叩謝大人賜座，遂在下首坐下曰：「今蒙大人將貢生傳來，有何話相問？」郭公曰：「我且問你，那黃子明家內還有什麼人？你可知曉？」王成說：「論來黃子明所仗宋雷勢力，家有百十名惡奴，他是一監生，搶了許多良家婦女。」郭公說：「你的女兒被他搶了去，你知否？」王成驚問：「大人如何知曉！」郭公曰：「我進城私訪宋雷，夜間出城遇見黃子明搶了你的女兒，多虧石林拯救，殺了黃子明並眾惡奴，方把你女兒送回家去了。」王成聞言，忙跪倒叩謝。郭公曰：「我明日升堂，必然把黃子明所霸佔的田產還歸原主。所有他的原有的產業，與你親家楊貴均分。」王成說：「抄滅強徒足矣！焉敢貪他家產。」郭公曰：「不用推辭。

你且退下，明日候審。」王成退出，這且不表。

再言宋雷夜間在院中搜拿郭公不著，一夜無甚困眠，這一睡到巳時方醒。起來梳洗已畢，用了早飯，時已過午，忽想起夜間享先生不是郭秀，若是郭秀，焉能走脫；再說，如有人同他逃走，何以家將一個不少。正在思索之間，忽聞雲牌連聲響，忙忙走出後宅，至前廳方落座，有一家丁跪倒，口稱：「主公，不好了！」宋雷問：「有何事驚慌？」家丁說：「黃家堡黃老爺的家人來報，今夜黃姑老爺往楊家莊娶親，在半路被咱府的家將殺了，還殺了四五十名家丁，把轎搶了回去了。」宋雷問：「他說咱府內的家將是誰呢？」家丁回答：「小人不敢說！」宋雷問：「為何不敢說？」家丁說：「原是主公心腹之人。」宋雷問：「莫非是陳鬆嗎？」家丁說：「正是陳鬆。」石林聞言，走至近前連聲答應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宋雷聞言大怒：「好陳鬆，竟敢如此行兇？」吩咐眾家將：「把陳鬆給我綁了。」眾家將答應一聲，就要來綁，石林方要拔防身劍，心中暗想：「不可動手廝殺，目下不知大人到了桂林府否？又不曉發兵前來否？我一動手，恐其能狼不敵眾犬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性命難保猶是小事，總督大人來訪入險地，拿不了宋雷，難劬索艾、田貴，怎除朝中權奸。」想罷遂呼：「眾伙計們，慢近前，我有話分辯。」宋雷問：「你有什么話分辯？」石林說：「黃府家人說我斷轎殺了黃姑老爺，何為憑據？」宋雷問：「若不是你殺的，你為何應承？」石林說：「黃府家人誣我，我是一口濁氣應承。

主人可想，我何曾出府？」宋雷聞言暗想：「這事也奇了，說不是他殺的，怎麼黃府家人偏說是他殺的，不賴旁人；若說是他殺的，豈有再回府之理。」遂命家將傳黃府家人進來質對。

家將即將黃府家人帶到大廳跪倒，口呼：「大老爺，小人叩頭。」

宋雷問：「你家主人娶親之時，你可曾隨去否？」黃家家丁說：「小人隨去了，是我親眼得見，我見陳鬆殺了我家主人，又殺了我們伙伴多人，是我躺在屍旁裝死，才逃得性命，跑回家報信。我家大爺就命我前來報信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家將進廳報道：「自桂林府來了一哨人馬，現已進了城，不知所為何事。」宋雷聞言，向石林說：「陳鬆，你從昨晚就不服規矩，我的外甥提兵現已進了城，可有你的對手，可就不怕你不服。眾家將，快把陳鬆拿下。」石林聞言，不由怒目揚眉，唰啦啦亮出防身劍，手指宋雷說：「好強徒，哪個姓陳！實對你說，我名石林，字常清，再望下說就是你家石老爺了。」言罷，闖將上去，把宋雷抓住。宋雷難劫轉，那二三十名家將平日皆知石林厲害，不敢近前，正是邪不侵正。

石林口呼：「眾位伙計，如有改邪歸正者，近前為我綁縛老賊，靜候總督大人軍兵到來發落，皆有功勞受賞，還有生路。倘若執迷不悟，必作刀頭之鬼。」話未說完，眾家將一齊答應往上闖。石林說：「且慢近前，我喚誰誰來。」眾家將聞言俱停步。

石林喚那素日可靠的二人近前，用繩把宋雷縛訖。宋雷只嚷：「反了！反了！」石林喝道：「是誰反了，我石林乃是平西白元戎的表弟，副將之職。因白元帥被索艾陷害，我方棄職隱姓埋名。宋雷你仗外甥專行強霸，有謀反之意，你倒說別人反了。

昨日總督大人前來私訪，幾乎在此廢命，我將他救出城去，我復回來擒你。眾位伙計們，且去把守前後門，凡是宋雷的家眷，不許放走。」眾家將齊聲答應：「遵命。」皆去守門。

石林又吩咐且把宋雷押在一旁，令心腹人看守。令人把地穴兵之號簿取來，石林坐在大廳正面，令常剛先把黃家送信之人殺了。常剛手起一刀，人頭落地。石林把號簿展開，令常剛到地穴門首，喚畢騰來大廳問話，說：「切忌言我真名實姓。

走漏消息，割頭來見。」常剛遵命而去。不移時畢騰入廳站在案前，石林說：「現今主公不日興兵攻打北京，你可願去否？」

畢騰說：「願去報效。」石林吩咐：「殺。」常剛一刀，人頭落地。

石林又按號簿點名，差常剛去喚，一連喚了數十名來，都是一樣口氣，皆已殺了。又去喚來一名朱泰，也是一樣問法。朱泰聞言，怒目冷笑說：「我朱某前者怒打抱不平，惹下大禍，無奈投在此地隱身。主人橫行強霸，謀反大逆，此處非我存身之地。我素日看陳鬆你是一正氣豪傑，今竟入狐群狗黨之中。我朱泰非是貪生怕死之人，殺剛存留任憑你等。」石林聞言，滿心歡喜，連忙欠身，口呼：「朱兄暫且息怒。」遂將捉拿宋雷始末緣由並將真名實姓說出。朱泰聞言曰：「我平日看石爺你非是那無知之輩，豈肯與匪結成一黨。既然捉住強盜，何不解赴桂林府請總督大人發落？」石林曰：「是你不知。不知現下拿了同江否？暫且候總督大人發兵前來再定度。你且拿著這號簿到地穴按名這般如此問話，若有與你我同志者，帶上穴來；若是不與你我同志，願意造反者，令他死在穴內罷。」朱泰領命而去。有人來報：「張總兵帶兵圍困府宅了。」石林聞報，即刻出來見了總兵張河，將宋雷拿獲說了一遍。張河曰：「捉拿強徒皆是石老爺之大功也。當初白元帥征西，石老爺是前部先鋒，久仰你的大名，今方認識。」石林說：「多承張大人過獎抬愛。」

言罷，二人攜手攬腕進了大門。

張河觀看，果然內有五座門，和午朝門相似。進了朝陽門，見那兩廂房如朝房一般，正殿是九間，長朝殿簷下描畫彩鳳，明柱上雕刻九條金龍。觀罷點頭贊歎，可惜宋賊枉費了心機。

二人進了大廳，張河說：「請坐。」石林曰：「我乃棄職犯官，豈敢與張大人同坐。卑職在下聽差才是正理。」張河曰：「石老爺莫要過謙，捉拿土豪都是石老爺之功。」二位謙遜一回，方對落座。那些將官列站兩旁，石林叫道：「常剛何在？」

常剛近前請安曰：「小人伺候。」石林問：「宋雷的家眷拿獲否？」常剛回答：「俱都獲住，未逃一名，專候大人鈞令定奪。」

石林吩咐：「皆綁上來，請張大人點驗。」常剛答聲：「是。」不移時把宋雷家眷押至廳前。張河令武弁點驗明白，共八十七口。

張河吩咐：「皆打在木籠囚車，解赴桂林府去。」兩邊答應，遂皆押下去了。

張河、石林將梁小姐同使女請下樓來，命人抬轎送梁小姐主僕東崖莊去。石林曰：「隨朱泰兄來者十數人，皆是忠義之士，你等前去把地穴塞了。」朱泰同眾人領命而去。

張河令眾將領兵把宋雷所造的兵刃器械並所積金銀財寶、綾羅緞疋、衣服等物皆抄盡，僱夫並弁兵押赴桂林府去。吩咐把宋雷宅舍以火焚之。張河率領兵馬押解宋雷家眷人等赴桂林而行。石林、常剛、朱泰隨護梁小姐往東崖莊去；候梁懷玉還家，再赴保定府送親，暫且不講。

再言郭公在桂林府察院升堂，將撫院周鴻及布、按三司提了來，問罪的問罪，革職的革職。發落已畢，提堂官報道：「總鎮張河抄滅宋雷在轅門候令。」郭公曰：「傳進。」提堂官去不移時，張河入，察院參堂畢，郭公命人看座。張河告了座。

稟道：「末將未至溪山縣，石林已將宋雷拿獲，抄查宋雷眷口，石林、常剛、朱泰帶領十餘名義勇，護送梁小姐赴東崖莊。所抄宋雷兵刃、器械、財寶，現已一同押解來轅，請鈞令定奪。」

郭公問：「他那地穴賊兵怎麼辦？」張河遂將石林、常剛、朱泰三人燒了穴內賊兵說了一遍。郭公聞稟，稱羨不已。吩咐把宋雷、同江二賊家眷人等綁在法場正法，把宋雷、同江二賊綁著法標，曉諭百姓，凡與二賊有仇，被其所害的，准其碎副其屍，以解其恨。

張河遵諭，領大令乘驥來至法場監斬，棄驥升坐監斬棚內。

吩咐把宋雷、同江二賊眷口開刀。劊子手遵令，把宋、同二賊眷口共男女一百四十八口，炮響一聲，刀刀斬盡，個個人頭落地。復又傳令，凡被宋雷、同江二賊所害的，任憑百姓分其屍。

眾百姓聞令，各人手無寸鐵，有近前挖賊二目的，有用嘴咬身上肉的，有借兵卒之刀剝賊之肉的，霎時之間，把二賊碎屍萬段，方解眾百姓之恨。忽聞鑾鈴響處，一騎馬飛奔前來。不知所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